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浮生六記 第四卷 浪遊記快

余游幕三十年來，天下所未到者，蜀中、黔中與滇南耳。惜乎輪蹄微逐，處處隨人，山水怡情，雲煙過眼，不過領略其大概，不能探僻尋幽也。余凡事喜獨出己見，不屑隨人是非，即論詩品畫，莫不存人珍我棄、人棄我取之意。故名勝所在，貴乎心得，有名勝而不覺其佳者，有非名勝而自以為妙者。聊以平生歷歷者記之。余年十五時，吾父稼夫公館於山陰趙明府幕中。有趙省齋先生名傳者，杭之宿儒也，趙明府延教其子，吾父命余亦拜投門下。暇日出遊，得至吼山，離城約十餘里。不通陸路。近山見一石洞，上有片石橫裂欲墮，即從其下盪舟入。豁然空其中，四面皆峭壁，俗名之曰「水園」。臨流建石閣五椽，對面石壁有「觀魚躍」三字，水深不測，相傳有巨鱗潛伏，余投餌試之，僅見不盈尺者出而啜食焉。閣後有道通旱園，拳石亂轟，有橫闊如掌者，有柱石平其頂而上加大石者，鑿痕猶在，一無可取。遊覽既畢，宴於水閣，命從者放爆竹，轟然一響，萬山齊應，如聞霹靂聲。此幼時快游之始。惜乎蘭亭、禹陵未能一到，至今以為憾。

至山陰之明年，先生以親老不遠遊，設帳於家，余遂從至杭，西湖之勝因得暢游。結構之妙，予以龍井為最，小有天園次之。石取天竺之飛來峰，城隍山之瑞石古洞。水取玉泉，以水清多魚，有活潑趣也。大約至不堪者，葛嶺之瑪瑙寺。其餘湖心亭、六一泉諸景，各有妙處，不能盡述，然皆不脫脂粉氣，反不如小靜室之幽僻，雅近天然。

蘇小墓在西泠橋側。土人指示，初僅半丘黃土而已，乾隆庚子聖駕南巡，曾一詢及，甲辰春復舉南巡盛典，則蘇小墓已石築其墳，作八角形，上立一碑，大書曰：「錢塘蘇小小之墓」。從此，弔古騷人不須徘徊探訪矣。余思古來烈魄忠魂埋沒不傳者，固不可勝數，即傳而不久者，亦不為少；小小一名妓耳，自南齊至今，盡人而知之，此殆靈氣所鍾，為湖山點綴耶？

橋北數武有崇文書院，余曾與同學趙緝之投考其中。時值長夏，起極早，出錢塘門，過昭慶寺，上斷橋，坐石闌上。旭日將升，朝霞映於柳外，盡態極妍；白蓮香裡，清風徐來，令人心骨皆清。步至書院，題猶未出也。午後交卷。

偕緝之納涼於紫雲洞，大可容數十人，石竅上透日光。有人設短几矮凳，賣酒於此。解衣小酌，嘗鹿脯甚妙，佐以鮮菱雪藕，微酣出洞。緝之曰：「上有朝陽台，頗高曠，盍往一遊？」余亦興發，奮勇登其巔，覺西湖如鏡，杭城如丸，錢塘江如帶，極目可數百里。此生平第一大觀也。坐良久，陽烏將落，相攜下山，南屏晚鐘動矣。韜光、雲棲路遠未到，其紅門局之梅花、姑姑廟之鐵樹，不過爾爾。紫陽洞予以為必可觀，而訪尋得之，洞口僅容一指，涓涓流水而已，相傳中有洞天，恨不能抉門而入。

清明日，先生春祭掃墓，挈余同游。墓在東嶽，是鄉多竹，墳丁掘未出土之毛筍，形如梨而尖，作羹供客。余甘之，盡其兩碗。先生曰：「噫！是雖味美而剋心血，宜多食肉以解之。」余素不貪屠門之嚼，至是飯量且因筍而減，歸途覺煩躁，唇舌幾裂。過石屋洞，不甚可觀。水樂洞峭壁多藤蘿，入洞如斗室，有泉流甚急，其聲瑯瑯。池廣僅三尺，深五寸許，不溢亦不竭。余俯流就飲，煩躁頓解。洞外二小亭，坐其中可聽泉聲。衲子請觀萬年缸。缸在香積廚，形甚巨，以竹引泉灌其內，聽其滿溢，年久結苔厚尺許，冬日不冰，故不損也。

辛丑秋八月，吾父病瘧返里，寒索火，熱索冰，余諫不聽，竟轉傷寒，病勢日重。余侍奉湯藥，晝夜不交睫者幾一月。吾婦芸娘亦大病，懨懨在牀。心境惡劣，莫可名狀。吾父呼余囑之曰：「我病恐不起，汝守數本書，終非餬口計，我托汝於盟弟蔣思齋，仍繼吾業可耳。」越日思齋來，即於榻前命拜為師。未幾，得名醫徐觀蓮先生診治，父病漸痊。芸亦得徐力起牀。而余則從此習幕矣。此非快事，何記於此？曰：此拋書浪遊之始，故記之。

思齋先生名襄，是年冬，即相隨習幕於奉賢宮舍。有同習幕者，顧姓名金鑒，字鴻干，號紫霞，亦蘇州人也。為人慷慨剛毅，直諒不阿，長余一歲，呼之為兄。鴻乾即毅然呼余為弟，傾心相交。此余第一知己交也，惜以二十二歲卒，余即落落寡交，今年且四十有六矣，茫茫滄海，不知此生再遇知己如鴻乾者否？

憶與鴻乾訂交，襟懷高曠，時興山居之想。重九日，余與鴻乾俱在蘇，有前輩王小俠與吾父稼夫公喚女伶演劇，宴客吾家，余患其擾，先一日約鴻乾赴寒山登高，借訪他日結廬之地。芸為整理小酒榼。

越日天將曉，鴻乾已登門相邀。遂攜榼出胥門，入麵肆，各飽食。渡胥江，步至橫塘棗市橋，雇一葉扁舟，到山日猶未午。舟子頗循良，令其糴米煮飯。余兩人上岸，先至中峰寺。寺在支研古剎之南，循道而上，寺藏深樹，山門寂靜，地僻僧閑，見余兩人不衫不履，不甚接待，余等志不在此，未深入。歸舟，飯已熟。飯畢，舟子攜榼相隨，矚其子守船，由寒山至高義園之白雲精舍。軒臨峭壁，下鑿小池，圍以石欄，一泓秋水，崖懸薜荔，牆積莓苔。坐軒下，惟聞落葉蕭蕭，悄無人跡。出門有一亭，囑舟子坐此相候。余兩人從石罅中入，名「一線天」，循級盤旋，直造其巔，曰「上白雲」，有庵已坍塌，存一危棧，僅可遠眺。小憩片刻，即相扶而下，舟子曰：「登高忘攜酒榼矣。」鴻乾曰：「我等之游，欲覓借隱地耳，非專為登高也。」舟子曰：「離此南行二、三里，有上沙村，多人家，有隙地，我有表戚范姓居是村，盍往一遊？」余喜曰：「此明末徐侯齋先生隱居處也，有園闌極幽雅，從未一遊。」於是舟子導往。村在兩山夾道中。園依山而無石，老樹多極紆迴盤鬱之勢，亭樹窗欄盡從樸素，竹籬茆舍，不愧隱者之居。中有皂莢亭，樹大可兩抱。余所歷園亭，此為第一。園左有山，俗呼雞籠山，山峰直聳，上加大石，如杭城之瑞石古洞，而不及其玲瓏。旁一青石如榻，鴻乾臥其上曰：「此處仰觀峰嶺，俯視園亭，既曠且幽，可以開樽矣。」因拉舟子同飲，或歌或嘯，大暢胸懷。土人知余等覓地而來，誤以為堪輿，以某處有好風水相告。鴻乾曰：「但期合意，不論風水。」（豈意竟成讖語！）酒瓶既罄，各採野菊插滿兩餐。

歸舟，日已將沒。更許抵家，客猶未散。芸私告余曰：「女伶中有蘭官者，端莊可取。」余假傳母命呼之入內，握其腕而睨之，果豐頤白膩。余顧芸曰：「美則美矣，終嫌名不稱實。」芸曰：「肥者有福相。」余曰：「馬嵬之禍，玉環之福安在？」芸以他辭遣之出。謂余曰：「今日君又大醉耶？」余乃歷述所游，芸亦神往者久之。

癸卯春，余從思齋先生就維揚之聘，始見金、焦面目。金山宜遠觀，焦山宜近視，惜余往來其間，未嘗登眺。渡江而北，漁洋所謂「綠楊城郭是揚州」一語，已活現矣！平山堂離城約三、四里，行其途有八、九里，雖全是人工，而奇思幻想，點綴天然，即閶苑瑤池、瓊樓玉宇，諒不過此。其妙處在十餘家之園亭合而為一，聯絡至山，氣勢俱貫。其最難位置處，出城入景，有一里許緊沿城郭。夫城綴於曠遠重山間，方可入畫，園林有此，蠢笨絕倫。而觀其或亭或台、或牆或石、或竹或樹，半隱半露間，使遊人不覺其觸目，此非胸有丘壑者斷難下手。城盡，以虹園為首折面向北，有石樑曰「虹橋」，不知園以橋名乎？橋以園名乎？盪舟過，曰「長堤春柳」，此景不綴城腳而綴於此，更見佈置之妙。再折而西，壘土立廟，曰「小金山」，有此一擋便覺氣勢緊湊，亦非俗筆。聞此地本沙土，屢築不成，用木排若干，層疊加土，費數萬金乃成，若非商家，焉能如是。過此有勝概樓，年年觀競渡於此。河面較寬，南北跨一蓮花橋，橋門通八面，橋面設五亭，揚人呼為「四盤一暖鍋」，此思窮力竭之為，不甚可取。橋南有蓮心寺，寺中突起喇嘛白塔，金頂纏絡，商轟雲霄，殿角紅牆松柏掩映，鐘磬時聞，此天下園亭所未有者。過橋見三層高閣，畫棟飛簷，五彩絢爛，疊以太湖石，圍以白石欄，名曰「五雲多處」，如作文中間之大結構也。過此名「蜀岡朝陽」，平坦無奇，且屬附會。將及山，河面漸束，堆土植竹樹，作四五曲。似已山窮水盡，而忽豁然開朗，平山之萬松林已列於前矣。「平山堂」為歐陽文忠公所書。所謂淮東第五泉，真者在假山石洞中，不過一井耳，味與天泉同；其荷亭中之六孔鐵井欄者，乃係假設，水不堪飲。九峰園另在南門幽靜處，別饒天趣，余以為諸園之冠。康山未到，不識如何。此皆言其大概，其工巧處、精美處，不能盡述，大約宜以豔妝美人目之，不可作浣紗溪上觀也。余適恭逢南巡盛典，各工告竣，敬演接駕點綴，因得暢其大觀，亦人生難遇者也。

甲辰之春，余隨侍吾父於吳江何明府幕中，與山陰章蘋江、武林章映牧、苕溪顧鶴泉諸公同事，恭辦南斗圩行宮，得第二次瞻

仰天顏。一日，天將晚矣，忽動歸興。有辦差小快船，雙艖兩槳，於太湖飛棹疾馳，吳俗呼為「出水響頭」，轉瞬已至吳門橋。即跨鶴騰空，無比神爽。抵家，晚餐未熟也。吾鄉素尚繁華，至此日之爭奇奪勝，較昔尤奢。燈彩眩眸，笙歌聒耳，古人所謂「畫棟雕甍」、「珠簾繡幕」、「玉欄杆」、「錦步障」，不啻過之。余為友人東拉西扯，助其插花結彩。閑則呼朋引類，劇飲狂歌，暢懷遊覽，少年豪興，不倦不疲。苟生於盛世而仍居僻壤，安得此游觀哉？

是年，何明府因事被議，吾父即就海寧王明府之聘。嘉興有劉蕙階者，長齋佞佛，來拜吾父。其家在煙雨樓側，一閣臨河，曰「水月居」，其誦經處也，潔靜如僧舍。煙雨樓在鏡湖之中，四岸皆綠楊，惜無多竹。有平台可遠眺，漁舟星列，漠漠平波，似宜月夜。衲子備素齋甚佳。至海寧，與白門史心月、山陰俞午橋同事。心月一子，名燭衡，澄靜緘默，彬彬儒雅，與余莫逆，此生平第二知心交也。惜萍水相逢，聚首無多日耳。游陳氏安瀾園，地占百畝，重樓複閣，夾道迴廊；池甚廣，橋作六曲形；石滿藤蘿，鑿痕全掩；古木千章，皆有參天之勢；鳥啼花落，如入深山。此人工而歸於天然者。余所歷平地之假山園亭，此為第一。曾於桂花樓中張宴，諸味盡為花氣所奪，惟醬薑味不變。薑桂之性老而愈辣，以喻忠節之臣，洵不虛也。出南門即大海，一日兩潮，如萬丈銀堤破海而過。船有迎潮者，潮至，反棹相向，於船頭設一木招，狀如長柄大刀，招一捺，潮即分破，船即隨招而入，俄頃始浮起，撥轉船頭，隨潮而去，頃刻百里。塘上有塔院，中秋夜曾隨吾父觀潮於此。循塘東約三十里，名尖山，一峰突起，撲入海中，山頂有閣，匾曰「海闊天空」，一望無際，但見怒濤接天而已。

余年二十有五，應徽州績溪克明府之召，由武林下「江山船」，過富春山，登子陵釣台。台在山腰，一峰突起，離水十餘丈，豈漢時之水竟與峰齊耶？月夜泊界口，有巡檢署，「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」，此景宛然。黃山僅見其腳，惜未一瞻面目。績溪城處於萬山之中，彈丸小邑，民情淳樸。近城有石鏡山，由山彎中曲折一里許，懸崖急湍，濕翠欲滴；漸高至山腰，有一方石亭，四面皆陡壁；亭左右削如屏，青色光潤，可鑿人形，俗傳能照前生。黃巢至此，照為猿猴形，縱火焚之，故不復現。離城十里有火雲洞天，石紋盤結，凹凸嶮巖，如黃鶴山樵筆意，而雜亂無章，洞石皆深絳色。旁有一庵甚幽靜，鹽商程虛谷曾招游設宴於此。席中有肉饅頭，小沙彌眈眈旁視，授以四枚，臨行以番銀二圓為酬，山僧不識，推不受。告以一枚可易青錢七百餘文，僧以近無易處，仍不受。乃攢湊青蚨六百文付之，始欣然作謝。他日余邀同人攜棹再往，老僧囑曰：「曩者小徒不知食何物而腹瀉，今勿再與。」可知藜藿之腹不受肉味，良可嘆也。余謂同人曰：「作和尚者，必用此等僻地，終身不見不聞，或可修真養靜。若吾鄉之虎丘山，終日目所見者妖童艷妓，耳所聽者弦索笙歌，鼻所聞者佳饌美酒，安得身如枯木、心如死灰哉？」

又去城三十里，名曰仁里，有花果會，十二年一舉，每舉各出盆花為賽。余在績溪適逢其會，欣然欲往，苦無轎馬，乃教以斷竹為槓，縛椅為轎，雇人肩之而去，同游者惟同事許策廷，見者無不訝笑。至其地，有廟，不知供何神。廟前曠處高搭戲台，畫樑方柱極其巍煥，近視則紙紮彩畫，抹以油漆者。鑼聲忽至，四人抬對燭大如斷柱，八人抬一豬大若牯牛，蓋公養十二年始宰以獻神。策廷笑曰：「豬固壽長，神亦齒利。我若為神，焉能享此。」余曰：「亦足見其愚誠也。」入廟，殿廊軒院所設花果盆玩，並不剪枝拗節，盡以蒼老古怪為佳，大半皆黃山松。既而開場演劇，人如潮湧而至，余與策廷遂避去。未兩載，余與同事不合，拂衣歸里。

余自績溪之游，見熱鬧場中卑鄙之狀不堪入目，因易儒為賈。余有姑丈袁萬九，在盤溪之仙人塘作釀酒生涯，余與施心耕附資合伙。袁酒本海販，不一載，值台灣林爽文之亂，海道阻隔，貨積本折，不得已仍為馮婦。館江北四年，一無快游可記。迨居蕭爽樓，正作煙火神仙，有表妹倩徐秀峰自粵東歸，見余閑居，慨然曰：「足下待露而爨，筆耕而炊，終非久計，盍借我作嶺南游？當不僅獲蠅頭利也。」芸亦勸余曰：「乘此老親尚健，子尚壯年，與其商柴計米而尋歡，不如一勞永逸。」余乃商諸交遊者，集資作本。芸亦自辦繡貨及嶺南所無之蘇酒、醉蟹等物。稟知堂上，於小春十日，偕秀峰由東壩出蕪湖口。

長江初歷，大暢襟懷。每晚舟泊後，必小酌船頭。見捕魚者罾幕不滿三尺，孔大約有四寸，鐵箍四角，似取易沉。余笑曰：「聖人之教雖曰『罾不用數』，而如此之大孔小罾，焉能有獲？」秀峰曰：「此專為網鰓魚設也。」見其繫以長綆，忽起忽落，似探魚之有無。未幾，急挽出水，已有鰓魚枷罾孔而起矣。余始喟然曰：「可知一己之見，未可測其奧妙！」一日，見江心中一峰突起，四無依倚。秀峰曰：「此小孤山也。」霜林中，殿閣參差。乘風徑過，惜未一遊。至滕王閣，猶吾蘇府學之尊經閣移於胥門之大馬頭，王子安序中所云不足信也。即於閣下換高尾昂首船，名「三板子」，由贛關至南安登陸。值余三十誕辰，秀峰備麵為壽。越日過大庾嶺，出巔一亭，匾曰「舉頭日近」，言其高也。山頭分為二，兩邊峭壁，中留一道如石巷。口列兩碑，一曰「急流勇退」，一曰「得意不可再往」。山頂有梅將軍祠，未考為何朝人。所謂嶺上梅花，並無一樹，意者以梅將軍得名梅嶺耶？余所帶送禮盆梅，至此將交臘月，已花落而葉黃矣。過嶺出口，山川風物便覺頓殊。嶺西一山，石竅玲瓏，已忘其名，輿夫曰：「中有仙人牀榻。」匆匆竟過，以未得游為恨。至南雄，雇老龍船，過佛山鎮，見人家牆頂多列盆花，葉如冬青，花如牡丹，有大紅、粉白、粉紅三種，蓋山茶花也。

臘月望，始抵省城，寓靖海門內，賃王姓臨街樓屋三椽。秀峰貨物皆銷與當道，余亦隨其開單拜客，即有配禮者絡繹取貨，不旬日而余物已盡。除夕蚊聲如雷。歲朝賀節，有棉袍紗套者。不惟氣候迥別，即土著人物，同一五官而神情迥異。

正月既望，有署中同鄉三友拉余游河觀妓，名曰「打水圍」，姓名「老舉」。於是同出靖海門，下小艇（如剖分之半蛋而加篷焉。），先至沙面。妓船名「花艇」，皆對頭分排，中留水巷以通小艇往來。每幫約一、二十號，橫木綁定，以防海風。兩船之間釘以木樁，套以藤圈，以便隨潮漲落。鴛兒呼為「梳頭婆」，頭用銀絲為架，高約四寸許，空其中而蟠髮於外，以長耳挖插一朵花於鬢，身披元青短襖，著元青長褲，管拖腳背，腰束汗巾，或紅或綠，赤足撒鞋，式如梨園旦腳。登其艇，即躬身笑迎，拳幃入艙。旁列椅几，中設大炕，一門通船後。婦呼有客，即聞履聲雜而出，有挽髻者，有盤辮者，傅粉如粉牆，搽脂如榴火，或紅襖綠褲，或綠襖紅褲，有著短襪而搵繡花蝴蝶履者，有赤足而套銀腳鐲者，或蹲於炕，或倚於門，雙瞳閃閃，一言不發。余顧秀峰曰：「此何為者也？」秀峰曰：「目成之後，招之始相就耳。」余試招之，果即歡容至前，袖出檳榔為敬。入口大嚼，澀不可耐，急吐之，以紙擦唇，其吐如血。合艇皆大笑。又至軍工廠，妝束亦相等，惟長幼皆能琵琶而已。與之言，對曰：

「&~RYFD;?」&~RYFD;者，「何」也。余曰：「『少不入廣』者，以其銷魂耳，若此野妝蠻語，誰為動心哉？」一友曰：「潮幫妝束如仙，可往一遊。」至其幫，排舟亦如沙面。有著名鴛兒素娘者，妝束如花鼓婦。其粉頭衣皆長領，頸套項鎖，前髮齊眉，後髮垂肩，中挽一髻似丫髻，裹足者著裙，不裹足者短襪，亦著蝴蝶履，長拖褲管，語音可辨。而余終嫌為異服，興趣索然。秀峰曰：「靖海門對渡有揚幫，留吳妝，君往，必有合意者。」一友曰：「所謂揚幫者，僅一鴛兒，呼曰邵寡婦，攜一媳曰大姑，係來自揚州，餘皆湖、廣、江西人也。」因至揚幫。

對面兩排僅十餘艇，其中人物皆雲鬢霧鬢，脂粉薄施，闊袖長裙，語音了了，所謂邵寡婦者慇懃相接。遂有一友另喚酒船，大者曰「恆艘」，小者曰「沙姑艇」，作東道相邀，請余擇妓。余擇一雛年者，身材狀貌有類余婦芸娘，而足極尖細，名喜兒。秀峰喚一妓，名翠姑。餘皆各有舊交。放艇中流，開懷暢飲。至更許，余恐不能自持，堅欲回寓，而城已下鑰久矣。蓋海疆之城，日落即閉，余不知也。及終席，有臥吃鴉片煙者，有擁妓而調笑者，使頭各送衾枕至，行將連牀開鋪。余暗詢喜兒：「汝本艇可臥否？」對曰：「有寮可居，未知有客否也。」（寮者，船頂之樓。）余曰：「姑往探之。」招小艇渡至邵船，但見合幫燈火相對如長廊，寮適無客。鴛兒笑迎曰：「我知今日貴客來，故留寮以待也。」余笑曰：「姥真荷葉下仙人哉！」遂有伴頭移燭相引，由船後梯而登。

宛如斗室，旁一長榻，几案俱備。揭簾再進，即在頭艙之頂，牀亦旁設，中間方窗嵌以玻璃，不火而光滿一室，蓋對船之燈光也。衾帳鏡奩，頗極華美。喜兒曰：「從台可以望月。」即在梯門之上疊開一窗，蛇行而出，即後梢之頂也。三面皆設短欄，一輪明月，水闊天空。縱橫如亂葉浮水者，酒船也；閃爍如繁星列天者，酒船之燈也；更有小艇梭織往來，笙歌弦索之聲雜以漲潮之

沸，令人情為之移。余曰：「『少不入廣』，當在斯矣！」惜余婦芸娘不能偕游至此，回顧喜兒，月下依稀相似，因挽之下台，息燭而臥。天將曉，秀峰等已哄然至，余披衣起迎，皆責以昨晚之逃。余曰：「無他，恐公等掀衾揭帳耳！」遂同歸寓。

越數日，偕秀峰游海珠寺。寺在水中，圍牆若城四週。離水五尺許有洞，設大炮以防海寇，潮長潮落，隨水浮沉，不覺炮門之或高或下，亦物理之不可測者。十三洋行在幽蘭門之西，結構與洋畫同。對渡名花地，花木甚繁，廣州賣花處也。余自以為無花不識，至此僅識十之六、七，詢其名，有《群芳譜》所未載者，或土音之不同歟？海幢寺規模極大，山門內植榕樹，大可十餘抱，陰濃如蓋，秋冬不凋。柱檻窗欄皆以鐵梨木為之。有菩提樹，其葉似柿，浸水去皮，肉筋細如蟬翼紗，可裱小冊寫經。

歸途訪喜兒於花艇，適翠、喜二妓俱無客。茶罷欲行，挽留再三。余所屬意在寮，而其媳大姑已有酒客在上，因謂邵鵠兒曰：「若可同往寓中，則不妨一敘。」邵曰：「可。」秀峰先歸，囑從者整理酒肴。余攜翠、喜至寓。正談笑間，適郡署王懋老不期來，挽之同飲。酒將沾唇，忽聞樓下人聲嘈雜，似有上樓之勢。蓋房東一姪素無賴，知余招妓，故引人圖詐耳。秀峰怨曰：「此皆三白一時高興，不合我亦從之。」余曰：「事已至此，應速思退兵之計，非門口時也。」懋老曰：「我當先下說之。」余即喚僕速雇兩轎，先脫兩妓，再圖出城之策。聞懋老說之不退，亦不上樓。兩轎已備，余僕手足頗捷，令其向前開路，秀峰挽翠姑繼之，余挽喜兒於後，一哄而下。秀峰、翠姑得僕力，已出門去，喜兒為橫手所拿，余急起腿，中其臂，手一鬆而喜兒脫去，余亦乘勢脫身出。余僕猶守於門，以防追搶。急問之曰：「見喜兒否？」僕曰：「翠姑已乘轎去，喜娘但見其出，未見其乘轎也。」余急燃炬，見空轎猶在路旁。急追至靖海門，見秀峰侍翠轎而立，又問之，對曰：「或應投東，而反奔西矣。」急反身，過萬十餘家，聞暗處有喚余者，燭之，喜兒也，遂納之轎，肩而行。秀峰亦奔至，曰：「幽蘭門有水竇可出，已托人賄之啟鑰，翠姑去矣，喜兒速往！」余曰：「君速回寓退兵，翠、喜交我！」至水竇邊，果已肩鑰，翠先在。余遂左掖喜，右挽翠，折腰鶴步，踉蹌出竇。天適微雨，路滑如油，至河干沙面，笙歌正盛。小艇有識翠姑者，招呼登舟。始見喜兒首如飛蓬，釵環俱無有。余曰：「被搶去耶？」喜兒笑曰：「聞此皆赤金，阿母物也，妾於下樓時已除去，藏於囊中。若被搶去，累君賠償耶。」余聞言，心甚德之，令其重整釵環，勿告阿母，托言寓所人雜，故仍歸舟耳。翠姑如言告母，並曰：「酒菜已飽，備粥可也。」時寮上酒客已去，邵鵠兒命翠亦陪余登寮。見兩對繡鞋泥污已透。三人共粥，聊以充飢。剪燭絮談，始悉翠籍湖南，喜亦豫產，本姓歐陽，父亡母醮，為惡叔所賣。翠姑告以迎新送舊之苦，心不歡必強笑，酒不勝必強飲，身不快必強陪，喉不爽必強歌。更有乖張其性者，稍不合意，即擲酒翻案，大聲辱罵，假母不察，反言接待不周，又有惡客徹夜蹂躪，不堪其擾。喜兒年輕初到，母猶惜之。不覺淚隨言落。喜兒亦默然涕泣。余乃挽喜入懷，撫慰之。囑翠姑臥於外榻，蓋因秀峰交也。

自此或十日或五日，必遣人來招，喜或自放小艇，親至河干迎接。余每去必邀秀峰，不邀他客，不另放艇。一夕之歡，番銀四圓而已。秀峰今翠明紅，俗謂之跳槽，甚至一招兩妓；余則惟喜兒一人，偶獨往，或小酌於平台，或清談於寮內，不令唱歌，不強多飲，溫存體恤，一艇怡然，鄰妓皆羨之。有空閑無客者，知余在寮，必來相訪。合幫之妓無一不識，每上其艇，呼余聲不絕，余亦左顧右盼，應接不暇，此雖揮霍萬金所不能致者。余四月在彼處，共費百餘金，得嘗荔枝鮮果，亦生平快事。後鵠兒欲索五百金強余納喜，余患其擾，遂圖歸計。秀峰迷戀於此，因勸其購一妾，仍由原路返吳。明年，秀峰再往，吾父不准偕游，遂就青浦楊明府之聘。及秀峰歸，述及喜兒因余不往，幾尋短見。噫！「半年一覺揚幫夢，贏得花船薄倖名」矣！

余自粵東歸來，館青浦兩載，無快游可述。未幾，芸、懋相遇，物議沸騰，芸以激憤致病。余與程墨安設一書畫鋪於家門之側，聊佐湯藥之需。

中秋後二日，有吳雲客偕毛憶香、王星燦邀余游西山小靜室，余適腕底無閑，囑其先往。吳曰：「子能出城，明午當在山前水踏橋之來鶴庵相候。」余諾之。

越日，留程守鋪，余獨步出閭門，至山前過水踏橋，循田塍而西。見一庵南向，門帶清流，剝琢問之，應曰：「客何來？」余告之。笑曰：「此『得雲』也，客不見匾額乎？『來鶴』已過矣！」余曰：「自橋至此，未見有庵。」其人回指曰：「客不見土牆中森森多竹者，即是也。」余乃返至牆下。小門深閉，門隙窺之，短籬曲徑，綠竹猗猗，寂不聞人語聲，叩之亦無應者。一人過，曰：「牆穴有石，敲門具也。」余試連擊，果有小沙彌出應。余即循徑入，過小石橋，向西一折，始見山門，懸黑漆額，粉書「來鶴」二字，後有長跋，不暇細觀。入門經韋陀殿，上下光潔，纖塵不染，知為好靜室。忽見左廊又一小沙彌奉壺出，余大聲呼問，即聞室內星燦笑曰：「何如？我謂三白決不失信也！」旋見雲客出迎，曰：「候君早膳，何來之遲？」一僧繼其後，向余稽首，問知為竹逸和尚。入其室，僅小屋三椽，額曰「桂軒」，庭中雙桂盛開。星燦、憶香群起嚷曰：「來遲罰三杯！」席上葷素精潔，酒則黃白俱備。余問曰：「公等游幾處矣？」雲客曰：「昨來已晚，今晨僅到得雲、河亭耳。」歡飲良久。飯畢，仍自得雲、河亭共游八、九處，至華山而止。各有佳處，不能盡述。華山之頂有蓮花峰，以時欲暮，期以後游。桂花之盛至此為最，就花下飲清茗一甌，即乘山輿，徑回來鶴。

桂軒之東另有臨瀛小閣，已杯盤羅列。竹逸寡言靜坐而好客善飲。始則折桂催花，繼則每人一令，二鼓始罷。余曰：「今夜月色甚佳，即此酣臥，未免有負清光，何處得高曠地，一玩月色，庶不虛此良夜也？」竹逸曰：「放鶴亭可登也。」雲客曰：「星燦抱得琴來，未聞絕調，到彼一彈何如？」乃偕往。但見木屋香裡，一路霜林，月下長空，萬籟俱寂。星燦彈《梅花三弄》，飄飄欲仙。憶香亦興發，袖出鐵笛，嗚嗚而吹之。雲客曰：「今夜石湖看月者，誰能如吾輩之樂哉？」蓋吾蘇八月十八日石湖行春橋下有看申月勝會，游船排擠，徹夜笙歌，名雖看月，實則挾妓哄飲而已。未幾，月落霜寒，興闌歸臥。

明晨，雲客謂眾曰：「此地有無隱庵，極幽僻，君等有到過者否？」咸對曰：「無論未到，並未嘗聞也。」竹逸曰：「無隱四面皆山，其地甚僻，僧不能久居。向年曾一至，已坍塌，自尺木彭居土重修後，未嘗往焉，今猶依稀識之。如欲往游，請為前導。」憶香曰：「枵腹去耶？」竹逸笑曰：「已備素麵食，再令道人攜酒榼相從也。」麵畢，步行而往。過高義園，雲客欲往白雲精舍，入門就坐。一僧徐步出，向雲客拱手曰：「違教兩月，城中有何新聞？撫軍在轅否？」憶香忽起曰：「禿！」拂袖徑出。余與星燦忍笑隨之，雲客、竹逸酬答數語，亦辭出。高義園即范文正公墓，白雲精舍在其旁。一軒面壁，上懸藤蘿，下鑿一潭，廣丈許，一泓清碧，有金鱗游泳其中，名曰「鉢盂泉」。竹爐茶灶，位置極幽。軒後於萬綠叢中，可瞰範圍之概。惜衲子俗，不堪久坐耳。是時由上沙村過雞籠山，即余與鴻乾登高處也。風物依然，鴻乾已死，不勝今昔之感。

正惆悵間，忽流泉阻路不得進，有三、五村童掘菌子於亂草中，探頭而笑，似訝多人之至此者。詢以無隱路，對曰：「前途水大不可行，請返數步，南有小徑，度嶺可達。」從其言。度嶺南，行里許，漸覺竹樹叢雜，四山環繞，徑滿綠茵，已無人跡。竹逸徘徊四顧曰：「似在斯，而徑不可辨，奈何？」余乃蹲身細矚，於千竿竹中隱隱見亂石牆舍，徑撥叢竹間，橫穿入覓之，始得一門，曰「無隱禪院，某年月日南園老人彭某重修」，眾喜曰：「非君則武陵源矣！」山門緊閉，敲良久，無應者。忽旁開一門，呀然有聲，一鶉衣少年出，面有菜色，足無完履，問曰：「客何為者？」竹逸稽首曰：「慕此幽靜，特來瞻仰。」少年曰：「如此窮山，僧散無人接待，請覓他游。」言已，閉門欲進。雲客急止之，許以啟門放游，必當酬謝。少年笑曰：「茶、菜俱無，恐慢客耳，豈望酬耶？」山門一啟，即見佛面，金光與綠陰相映，庭階石礎苔積如繡，殿後台級如牆，石欄繞之。循台而西，有石形如饅頭，高二丈許，細竹環其趾。再西折北，由斜廊躡級而登，客堂三卷楹繫對大石。石下鑿一小月池，清泉一派，荇藻交橫。堂東即正殿，殿左西向為僧房廚灶，殿後臨峭壁，樹雜陰濃，仰不見天。星燦力疲，就池邊小憩，余從之。將啟榼小酌，忽聞憶香音在樹杪，呼曰：「三白速來，此間有妙境！」仰而視之，不見其人，因與星燦循聲覓之。由東廂出一小門，折北，有石蹬如梯，約數十級，於竹塢中瞥見一樓。又梯而上，八窗洞然，額曰「飛雲閣」。四山抱列如城，缺西南一角，遙見一水浸天，風帆隱隱，即太湖也。倚窗俯視，風動竹梢，如翻麥浪。憶香曰：「何如？」余曰：「此妙境也。」忽又聞雲客於樓西呼曰：「憶香速來，此地更有妙境！」因又下樓，折而西，十餘級，忽豁然開朗，平坦如台。度其地，已在殿後峭壁之上，殘磚缺礎尚存，蓋亦昔日之殿基也。

周望環山，較閣更暢。憶香對太湖長嘯一聲，則群山齊應。乃席地開樽，忽愁枵腹，少年欲烹魚飯代茶，隨令改茶為粥，邀與同啖。詢其何以冷落至此，曰：「四無居鄰，夜多暴客，積糧時來強竊，即植蔬果，亦半為樵子所有。此為崇寧寺下院，長廚中月送飯乾一石、鹽菜一罈而已。某為彭姓裔，暫居看守，行將歸去，不久當無人跡矣。」雲客謝以番銀一圓。

返至來鶴，買舟而歸。余繪《無隱圖》一幅，以贈竹逸，志快游也。

是年冬，余為友人作中保所累，家庭失歡，寄居錫山華氏。明年春，將之維揚而短於資，有故人韓春泉在上洋幕府，因往訪焉。衣敝履穿，不堪入署，投札約晤於郡廟園亭中。及出見，知余愁苦，概助十金。園為洋商捐施而成，極為闊大，惜點綴各景，雜亂無章，後疊山石，亦無起伏照應。歸途忽思虞山之勝，適有便舟附之。時當春仲，桃李爭研，逆旅行蹤，苦無伴侶，乃懷青銅三百，信步至虞山書院。牆外仰矚，見叢樹交花，嬌紅稚綠，傍水依山，極饒幽趣。惜不得其門而入，問途以往，遇設簾淪茗者，就之，烹碧羅春，飲之極佳。詢虞山何處最勝，一遊者曰：「從此出西關，近劍門，亦虞山最佳處也，君欲往，請為前導。」余欣然從之。出西門，循山腳，高低約數里，漸見山峰屹立，石作橫紋，至則一山中分，兩壁凹凸，高數十仞，近而仰視，勢將傾墮。其人曰：「相傳上有洞府，多仙景，惜無徑可登。」余興發，挽袖卷衣，猿攀而上，直造其巔。所謂洞府者，深僅丈許，上有石罅，洞然見天。俯首下視，腿軟欲墮。乃以腹面壁，依藤附蔓而下。其人嘆曰：「壯哉！遊興之豪，未見有如君者。」余口渴思飲，邀其人就野店沽飲三杯。陽烏將落，未得遍遊，拾赭石十餘塊，懷之歸寓，負笈搭夜航至蘇，仍返錫山。此余愁苦中之快游也。

嘉慶甲子春，痛遭先君之變，行將棄家遠遁，友人夏揖山挽留其家。秋八月，邀余同往東海永泰沙勘收花息。沙隸崇明。出劉河口，航海百餘里。新漲初闢，尚無街市。茫茫蘆荻，絕少人煙，僅有同業丁氏倉庫數十椽，四面掘溝河，築堤栽柳繞於外。丁字實初，家於崇，為一沙之首戶；司會計者姓王。俱豪爽好客，不拘禮節，與余乍見即同故交。宰豬為餉，傾甕為飲。令則搏戰，不知詩文；歌則號呶，不講音律。酒酣，揮工人舞拳相撲為戲。蓄牯牛百餘頭，皆露宿堤上。養鵝為號，以防海盜。日則驅鷹犬獵於蘆叢沙渚間，所獲多飛禽。余亦從之馳逐，倦則臥。引至園田成熟處，每一字號圈築高堤，以防潮汛。堤中通有水竇，用閘啟閉，早則漲潮時啟閘灌之，潦則落潮時開閘泄之。佃人皆散處如列星，一呼俱集，稱業戶曰「產主」，唯唯聽命，樸誠可愛。而激之非義，則野橫過於狼虎；幸一言公平，率然拜服。風雨晦明，恍同太古。臥牀外矚即睹洪濤，枕畔潮聲如鳴金鼓。一夜，忽見數十里外有紅燈大如栲栳，浮於海中，又見紅光燭天，勢同失火，實初曰：「此處起現神燈神火，不久又將漲出沙田矣。」揖山興發素豪，至此益放。余更肆無忌憚，牛背狂歌，沙頭醉舞，隨其興之所至，真生平無拘之快游也。事竣，十月始歸。

吾蘇虎丘之勝，余取後山之千頃雲一處，次則劍池而已，餘皆半借人工，且為脂粉所污，已失山林本相。即新起之白公祠、塔影橋，不過留雅名耳。其冶坊濱，余戲改為「野芳濱」，更不過脂粉粉隊，徒形其妖冶而已。其在城中最著名之獅子林，雖曰雲林手筆，且石質玲瓏，中多古木，然以大勢觀之，竟同亂堆煤渣，積以苔蘚，穿以蟻穴，全無山林氣勢。以余管窺所及，不知其妙。靈巖山，為吳王館娃宮故址，上有西施洞、響屨廊、采香徑諸勝，而其勢散漫，曠無收束，不及天平支硎之別饒幽趣。

鄧尉山一名元墓，西背太湖，東對錦峰，丹崖翠閣，望如圖畫，居人種梅為業，花開數十里，一望如積雪，故名「香雪海」。山之左有古柏四樹，名之曰「清、奇、古、怪」：清者，一株挺直，茂如翠蓋；奇者，臥地三曲，形「之」字；古者，禿頂扁闊，半朽如掌；怪者，體似旋螺，枝幹皆然。相傳漢以前物也。

乙丑孟春，揖山尊人蕪蕪先生偕其弟介石，率子姪四人，往(心業)山家祠春祭，兼掃祖墓，招余同往。順道先至靈巖山，出虎山橋，由費家河進香雪海觀梅。(心業)山祠宇即藏於香雪海中，時花正盛，咳吐俱香，余曾為介石畫《(心業)山風木圖》十二冊。是年九月，余從石琢堂殿撰赴四川重慶府之任，溯長江而上，舟抵皖城。皖山之麓，有元季忠臣余公之墓，墓側有堂三楹，名曰「大觀亭」，面臨南湖，背倚潛山。亭在山脊，眺遠頗暢。旁有深廊，北窗洞開，時值霜時初紅，爛如桃李。同游者為蔣壽朋、蔡子琴。南城外又有王氏園，其地長於東西，短於南北，蓋北緊背城、南則臨湖故也。既限於地，頗難位置，而觀其結構，作重台疊館之法。重台者，屋上作月台為庭院，疊石栽花於上，使遊人不知腳下有屋。蓋上疊石者則下實，上庭院者則下虛，故花木仍得地氣而生也。疊館者，樓上作軒，軒上再作平台。上下盤折，重疊四層，且有小池，水不漏泄，竟莫測其何虛何實。其立腳全用磚石為之，承重處仿照西洋立柱法。幸面對南湖，目無所阻，聘懷遊覽，勝於平園。真人工之奇絕者也。

武昌黃鶴樓在黃鶴磯上，後拖黃鶴山，俗呼為蛇山。樓有三層，畫棟飛簷，倚城屹峙，面臨漢江，與漢陽晴川閣相對。余與琢堂冒雪登焉，俯視長空，瓊花飛舞，遙指銀山玉樹，恍如身在瑤台。江中往來小艇，縱橫掀播，如浪卷殘葉，名利之心至此一冷。壁間題詠甚多，不能記憶，但記楹對有云：「何時黃鶴重來，且共倒金樽，澆洲渚千年芳草；但見白雲飛去，更誰吹玉笛，落江城五月梅花。」

黃州赤壁在府城漢川門外，屹立江濱，截然如壁。石皆絳色，故名焉。《水經》謂之赤鼻山，東坡游此作二賦，指為吳魏交兵處，則非也。壁下已成陸地，上有二賦亭。

是年仲冬抵荊州。琢堂得升潼關觀察之信，留余住荊州，余以未得見蜀中山水為恨。時琢堂入川，而哲嗣敦夫眷屬及蔡子琴、席芝堂俱留於荊州，居劉氏廢園。余記其廳額曰「紫藤紅樹山房」。庭階圍以石欄，鑿方池一畝，池中建一亭，有石橋通焉；亭後築土壘石，雜樹叢生；餘多曠地，樓閣俱傾頹矣。客中無事，或吟或嘯，或出遊，或聚談。歲暮雖資斧不繼，而上下雍雍，典衣沽酒，且置鑼鼓敲之。每夜必酌，每酌必令。窘則四兩燒刀，亦必大施觴政。遇同鄉蔡姓者，蔡子琴與敘宗係，乃其族子也，倩其導游名勝。至府學前之曲江樓，昔張九齡為長史時，賦詩其上，朱子亦有詩曰：「相思欲回首，但上曲江樓。」城上又有雄楚樓，五代時高氏所建。規模雄峻，極目可數百里。繞城傍水，盡植垂楊，小舟蕩槳往來，頗有畫意。荊州府署即關壯繆帥府，儀門內有青石斷馬槽，相傳即赤兔馬食槽也。訪羅含宅於城西小湖上，不遇。又訪宋玉故宅於城北。昔庚信遇侯景之亂，遁歸江陵，居宋玉故宅，繼改為酒家，今則不可復識矣。

是年大除，雪後極寒，獻歲發春，無賀年之擾，日惟燃紙炮、放紙鳶、紮紙燈以為樂。既而風傳花信，雨濯春塵，琢堂諸姬攜其少女幼子順川流而下，敦夫乃重整行裝，合幫而走。由樊城登陸，直赴潼關。

由山南閿鄉縣西出函谷關，有「紫氣東來」四字，即老子乘青牛所過之地。兩山夾道，僅容二馬並行。約十里即潼關，左背峭壁，右臨黃河，關在山河之間扼喉而起，重樓疊堞，極其雄峻。而車馬寂然，人煙亦稀。昌黎詩曰：「日照潼關四扇開，殆亦言其冷落耶？」

城中觀察之下，僅一別駕。道署緊靠北城，後有園圃，橫長約三畝。東西鑿兩池，水從西南牆外而入，東流至兩池間，支分三道：一向南至大廚房，以供日用；一向東入東池；一向北折西，由石螭口中噴入西池，繞至西北，設閘泄瀉，由城腳轉北，穿竇而出，直下黃河。日夜環流，殊清人耳。竹樹蔭濃，仰不見天。西池中有亭，藕花繞左右。東有面南書室三間，庭有葡萄架，下設方石，可弈可飲，以外皆葡萄畦。西有面東軒屋三間，坐其中可聽流水聲。軒南有小門可通內室。軒北窗下另鑿小池，池之北有小廟，祀花神。園正中築三層樓一座，緊靠北城，高與城齊，俯視城外即黃河也。河之北，山如屏列，已屬山西界。真洋洋大觀也！余居園南，屋如舟式，庭有土山，上有小亭，登之可覽園中之概，綠蔭四合，夏無暑氣。琢堂為余顏其齋曰「不繫之舟」。此余慕游以來第一好居室也。土山之間，藝菊數十種，惜未及含葩，而琢堂調山左廉訪矣。眷屬移寓潼川書院，余亦隨往院中居焉。

琢堂先赴任，余與子琴、芝堂等無事，輒出遊。乘騎至華陰廟。過華封里，即堯時三祝處。廟內多秦槐漢柏，大皆三、四抱，有槐中抱柏而生者，柏中抱槐而生者。殿廷古碑甚多，內有陳希夷書「福」、「壽」字。華山之腳有玉泉院，即希夷先生化形骨蛻處。有石洞如斗室，塑先生臥像於石牀。其地水淨沙明，草多絳色，泉流甚急，修竹繞之。洞外一方亭，額曰「無憂亭」。旁有古樹三株，紋如裂炭，葉似槐而色深，不知其名，土人即呼曰「無憂樹」。太華之高不知幾千仞，惜未能裹糧往登焉。歸途見林柿正

黃，就馬上摘食之，土人呼止弗聽，嚼之澀甚，急吐去，下騎覓泉漱口，始能言，土人大笑。蓋柿須摘下煮一沸，始去其澀，余不知也。

十月初，琢堂自山東專人來接着屬，遂出潼關，由河南入魯。山東濟南府城內，西有大明湖，其中有歷下亭、水香亭諸勝。夏月柳陰濃處，菡萏香來，載酒泛舟，極有幽趣。余冬日往視，但見衰柳寒煙，一水茫茫而已。趵突泉為濟南七十二泉之冠，泉分三眼，從地底怒湧突起，勢如騰沸。凡泉皆從上而下，此獨從下而上，亦一奇也。池上有樓，供呂祖像，游者多於此品茶焉。明年二月，余就館萊陽。至丁卯秋，琢堂降官翰林，余亦入都。所謂登州海市，竟無從一見。